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各有其道故曰別出兩行榮衛之道此篇論衛氣之始生始出從陽明之脈絡分行於上下四旁而布散於形身之外稽積苑蘊者猶草木之生長茂盛於內也不得常所者不得所出所主之常處也故內積於上者取之大迎天突蓋衛氣之上出者從胃之大迎任之天突而外出于皮膚也稽于下者取之三三蓋衛氣之下出者從胃之三三而外出于皮膚也稽于中者取之氣街與季脇之帶脈蓋衛氣之布於四旁者從腹之氣街帶脈之章門而外出于四旁也夫衛氣乃胃府水穀所生之氣從陽明之經脈與任脈會於中脘上會于承漿與帶脈會于臍之左右而出于腹氣之街是陽明所生之氣從陽明之經脈而出散於皮膚此衛氣始出之常所也夫衛為陽從脈而出由內而外自陰而出于陽榮為陰從絡谷氣分而入於孫脈經脈自外而內由陽而入于陰此陰陽血氣內外交互之妙道也難足者以足緩伸緩縮如雞足之踐地蓋以疎陽明之經脈以通衛氣之所出也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此衛氣留滯于始生之處非稽蘊于所行所出之道路故不可取之外穴也此論衛氣所生所出之常所與行陽行陰之度數不同故反論其失常以證明之

此言衛氣之積於內者有所當刺之處及有不可刺之時也素問痺論有云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悍滑利不能入于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薰于盲膜散于胸腹今衛氣不能行于皮膚盲膜而乃留于腹中稽積不行苑蘊不得常所使人在旁病于肢脇在中病于胃中則為胸為腹在其中矣其病腹滿發為喘呼逆息者此皆何以去之伯高言凡衛氣之積于胸中當取之於上如足陽明胃經之大迎穴任脈經之天突廉泉穴積于在下之腹中對胸中而言故謂腹為下當取之於下瀉足陽明胃經三里氣街穴胸中與腹中俱滿則為上下皆滿當取之于旁及上下皆取之即大迎天突廉泉三里氣街皆是也與季脇下一寸即足厥陰肝經章門穴其積重者即橫鍼以刺之如雖足之狀然又診視其脈大而弦急乃邪氣正盛宜避其來銳若脈絕不至則正氣極衰宜防其過洩及腹皮急其亦邪盛正衰所致皆不可輕刺之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紫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者病在骨

此言衛氣從內之脈絡布散于皮肉筋骨之間而各有所在也色者氣之章也兩眉間即闕中乃肺之部肺合于皮故色起兩眉薄澤知衛氣之病在皮也肌肉者脾土之外合土灌四臟故觀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肌肉也紫者血之氣也濡潤也血之液為汗汗出而濡然者知衛氣之病在血氣也肝主筋而開竅在目視目色之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筋也筋合于三陰三陽十二經脈故五色之並見也耳者腎之竅耳焦枯受塵垢者知衛氣之病在骨也夫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衛氣出于形身而各在其處也

血氣者
充膚熱
肉之氣
血

曰血氣
謂內外
出入之
交互
數上聲
勝平聲
間去聲

南北為
道東西
為度
衡氣去
形而獨

論此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皆有可驗之處也。欲知皮病當驗兩眉間。即關中為肺之部。而肺合于皮。故觀兩眉間色起薄澤者。即知病之在皮也。欲知肌肉之病。當驗之唇。蓋唇主于皮。而脾主肌肉。故觀唇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肌肉也。欲知血氣有病。當觀之于榮氣。但榮氣無形而濡然多汗。則知病之在血氣也。欲知筋之有病。當驗之于目。蓋肝主筋。而目為肝之竅。故觀目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筋也。欲知骨之有病。當驗之于耳。蓋腎主骨。而耳為腎之竅。故觀其耳之焦枯受垢者。則知病之在骨也。

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於四末，肉之柱在臂腔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於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之深之，間者少之，甚之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

經此承上大而言，衛氣行於皮肉筋骨之間，各有所主之部屬也。衛氣行於皮，輸於四末，為所主之部。蓋衛氣出于陽，從頭目而下注於手足之五指，故以四末為部也。行于肌肉在臂腔諸陽分肉之間，為肉之柱。柱之為言主也。蓋肉之大分為谷，小分為穀，分肉之間，穀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臂腔之大肉肉之大分也。榮衛大氣先會于大分之間，故以臂腔之肉為主。循屋宇之有四柱也，足少陰分間乃足少陰出于氣街，行于皮肉之間，衛氣者後天水穀之所生也，會少陰先天之氣于分間，此氣之大會也。諸絡者，孫絡絡脈也。榮氣從絡而行，於經脈，衛氣從絡而出，於皮膚，血氣輸轉于諸絡之間，故氣血留居則絡脉盛而起矣。衛氣之行于骨者，在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骨空補益腦髓，髓空在顛深欽骨之下，蓋髓之所以補益腦者，從尾骶而滲于脊骨，從脊骨而上滲于髓空，以入腦。衛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出于缺盆，故衛氣之行于骨者，以脊骨為所屬也。衛氣之行于筋者，無分陰陽左右，如留滯于手足其經之筋，即為病之所在。蓋衛氣者應天之氣也，筋者殿陰風氣之所主也。風者大塊之噫氣，充滿于天地之間，故於衛氣相合，陰陽左右無處不有。若夫皮之部，肉之柱，循天之四方，骨之屬，猶天之道也。百病變化者，審察衛氣為百病，毋行于皮肉筋骨之間，是以浮沉深淺各在其處。○余伯高曰：衛氣司晝夜之開闔，以應天之氣也。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上出缺盆，一月而環轉一周，是又應月之一月而一周天也。是以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衛氣去形獨居，蓋水與天氣上下相通，日月運行隨天地環轉，日日行一度，故一歲而一周天，月行十三度有奇，故一

月而一周天此陰陽之運行無息者也人與天地相參一息不運則失其旋轉之機而為奇恒之病學者玩索而有得焉非惟臨病人以觀生死更可以通玄門為養生之秘要

馬此承上文而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各有病所及有治法也欲知皮之有病者必有其部蓋皮之為部輸運於四支欲知肉之有病者必有其柱蓋肉之為柱上則為臂下則為腰乃手足六陽經與足少陰

腎經分肉之間也欲知氣血之有病者必有其輸蓋血氣之為輸在於諸經之絡穴若氣血留居則盛而筋起但以筋為主不必分陰經陽經或左或右而止候其筋之為病耳欲知骨之有病者必有其屬蓋骨之為屬凡一身之骨空其所受益者皆是也而骨又與腦通又皆所以益其腦髓耳故取穴以刺之者亦惟于皮肉氣血筋骨各視其處病間者則淺刺之而鍼少病甚者則深刺之而鍼多隨其變化而調之是

之謂上工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

馬此帝即人之肥瘦寒溫老壯少小而欲分別之也大小者身之大小也寒溫者身寒暖也

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為老二十已上為壯十八已上為少六歲以上為小

張此論衛氣之有盛衰也年少小者衛氣始長年壯者衛氣正盛五十已上衛氣漸衰蓋應天之氣而有四時生長收藏之盛衰也方盛衰論曰老從上少從下老者應秋冬之氣從上而方衰于下少者應春夏之氣從下而方盛於上○王子方曰數始於一而成於三三而兩之為六六而三之成九十八者二九之數也二十者陰陽之生數始也五十者五行之生數終也馬玄臺曰十八已上六十已上俱當作已下

馬此伯高言人之老壯少小以年而別之也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高曰腠肉堅皮滿者肥腠肉不堅

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

張此以下論衛氣之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者也腠理者肌肉之文理如豕之精肉條分而有理路理中之白膜曰脂肉外連皮之肥肉曰肥故曰腠肉堅而皮滿者肥蓋肥在皮之內肉之外故肉堅而

皮滿也膏者即肥之脂膏謂如豕肉之紅白相間先有數層者為膏蓋肥膏之間于肉內故肉不堅而皮緩也此論衛氣之肥腠理故止論膏而不論肥然先言人有肥者以明膏肥之有別也皮肉不相離者謂肉勝而連于皮內無膏而外無肥此亦衛氣之盛于肉理者也○任谷庵曰腠肉者俗名腿肚也蓋肉之柱在臂腰諸陽分肉之間故腠肉堅則通體之肉堅矣又止言脛而不言臂者氣從下而上也

註此言人之有肥有膏有肉者也分也肥者猶言壯也膝後曲處為臍膏者油也脂者骨中髓也

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

張任谷庵曰此言衛氣之所以溫分肉也膏者肉不堅故其肉淖淖和也言膏與肉之相間而相和者也脂者腠理固密故其肉堅粗理者衛氣外洩故身寒細理者衛氣收藏故身熱

註此言人身之有冷熱也凡人之多膏者其肉必淖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

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張任谷庵曰此復申明衛氣之所以肥腠理溫分肉也衛氣盛則腠理肥是以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者腠下之少腹也肉者身體容大此衛氣盛而滿於分肉也脂者其身收小此衛氣深沉不能充于分肉以致脂膜相連而脂肉緊充故其身收小也○余伯榮曰衛氣之所以溫分肉者充實於肉之理路所謂血氣盛則皮膚熱肉蓋非止溫肌肉而能使肌肉盛滿身體容大故反覆以申明之

註此言人身有肥瘦大小也凡人之有膏者其氣必多而皮自縱緩故能縱腹垂腴此之謂肥也反是則為瘦矣人之有肉者其身體自然容大此之謂大也人之有脂者其身必收小此之謂小也上文帝問肥瘦而伯高止以肥膏肉三義為對其肥瘦猶未分也故帝於此并問之耳

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于眾人者也

張任谷庵曰此言衛氣與榮血相將充盈于分肉之大理其膏肥之肉正有衛氣而血不榮也膏者衛氣盛故熱而耐寒肉者肌肉隆盛故多血血氣盛則充膚熱肉故充形血隨氣行血氣皆盛是為榮衛和平脂者肌肉緊密是以血清氣少故不能大此三者有肥瘦大小之不同故與平人

之有別也至子方曰脂者衛氣不充於分肉是以血清少血氣相將而行者也

註此言人之有膏有肉有脂者其氣血各有多少而身之冷熱遂別也膏者其氣必多多氣則身必熱故能耐寒也肉者其血必多多血則形充而不寒不熱也脂者其血必清而氣必滑且少故其身形不大而必能耐寒也此三者必異于眾而不能多也

黃帝曰眾人奈何伯高曰眾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

短長

黃帝曰

短長

短長

曰衆人。

張余伯榮曰此言衛氣之浮沉淺深而各有常所者其形不大不小也。衆人者平常之大衆也。不能相加者謂血氣和平則皮肉脂膏不能相如于肥大也。血氣之浮沉淺深各有常所不能相多於肌肉間也。

皮肉筋骨各自稱其力故其形不大不小也。

馬此言人之衆者其形不大不小必其皮肉脂膏血氣之不加多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

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張此言人之血氣當以之無過不及也。三者人之有肥大之太過瘦小之不及故當審其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無失衛氣之常。經期為平和之人矣。此因衛氣失常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

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蓋衛氣主于皮肉筋骨之間。浮沉淺深各在其處。若獨充盛於皮膚分肉之間而使縱腹垂腴。上下容大。或深沉于筋骨之間以致脂不能大。皆衛氣之失常也。是以浮沉深淺不可

勝窮。隨之而調其氣。命曰上工。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循之常。所使後學知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為治道之張本也。

馬此言治三形者必別其氣血之多少。清濁也。三形者即膏人肉人脂人也。

玉版第六十

素問末有著之玉版以為重寶故名篇。素問有玉版論亦著之玉版也。

黃帝曰余以小鍼為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於天。下合之於地。中合之於人。余以為過鍼之意矣。願聞其

故。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於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

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惟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張此章論充溢於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藏府之大絡而出于經絡皮膚應天氣之出于地中而布散於天下逆之則傷其所出之機。勝五兵之殺人矣。大絡者手太陰之絡名曰列缺。手少陰之絡名曰通里。手

濁者為衛故濁為氣多清為氣少

心主之絡名曰內關手太陽之絡名曰支正手陽明之絡名曰偏歷手少陽之絡名曰外關足太陽之絡名曰飛揚足少陽之絡名曰光明足陽明之絡名曰豐隆足太陰之絡名曰公孫足少陰之絡名曰大鍾足厥陰之絡名曰蠡溝此十二藏府之大絡陽走陰而陰走陽左注右而右注左與經脈膠處其氣血布散于四末溢于皮膚分肉間不入于經俞以應天氣之運行于天表故曰所謂奪其天氣夫九鍼之道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小鍼微鍼也亦所以合于天地人者也且夫天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故治天下之萬民者亦惟鍼道所合之三才而已○余伯榮曰上章論衛氣微陽明之脈絡而出于皮肉筋骨之間此章論皮膚分肉之血氣從胃之經隧藏府之大絡而出于外即與衛氣相將之榮氣也榮衛血氣雖皆出于胃府水穀之精然外內出入之道路不一學者非潛心玩索不易得也按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銅而作五兵是黃帝時即有五兵矣一弓二戈三矛四戈五戟一云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鉞

註此言小鍼合于三才者以其較之五兵而其功用為尤大也五兵雖大乃所以備死而非平日治生之具小鍼雖小乃所以治民之生而不待備死而後用也較之五兵其功用合于三才而非可以小補言者宜矣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為其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為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勿使已成而明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也

註按史記云軒轅之時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侵陵諸侯黃帝與戰於阪泉之野蚩尤作亂又與戰於涿鹿之野則旗幟白刃陳于中野者信有之也

註此言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內而出于外少有留滯則漸積而成癰膿如發於外而小者易愈大者多害之成不從天地之風寒暑濕乃積微之所生也是猶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非須臾之可得也故聖人勿使已成而明

為良方著之竹帛使後學之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而成于死一生之證也遭遇也言其已形而不予遭膿已成而不予見此癰生于藏府之間而不與我賤乃多死少生之候也○余伯榮曰按本經及素問論所生癰疽多因于風寒外邪有傷榮衛留積而成癰膿此因內傷喜怒飲食故曰不從天下不從地出

註馬此言癰疽生于積微其已成而難化者為其失修養之道而聖人憫之故必遺之以良方也陰氣者榮氣也陽氣者衛氣也惟榮氣不足衛氣有餘故榮氣不足癰疽乃發膿隨熱聚小鍼難取正以邪盛難化猶用兵者其謀非止于一日其遠難正在于須臾誠不可不慎也死生此癰疽之人使身被癰疽而膿血已聚惟其遠修養之道耳詎知癰疽由微而積聖人自治于未有成形之始愚者則遭于既已成形之後所以治之失其時也然而不得與聖人相遭相見而聖人慮其膿血已成多死少生乃著為良方以傳之彼小鍼者雖可以治民而非可以治癰疽也亦明矣

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道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鉞鋒之所取也

註張余伯榮曰此言癰發於外而予見者有大小之難易也癰小而以小鍼治之者其功小而易成癰大而以大鍼治之者多有逆死之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鉞鋒之所取也蓋小而淺者以砭石取膿大而深者以鉞鋒取之鉞鋒者大鍼也

註馬此言癰疽已成膿血者惟治之以砭石鉞鋒鍼而己以小治小者其功小故不可用小鍼也以大治大者多害故鉞鋒之外不可輕用也惟砭石者以石為鍼及鉞鋒鍼皆可以取之耳▲本經九鍼論四曰鋒鍼取法于絮鍼扁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鉞鋒取法于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而熱爭者也又見本經第一篇九鍼十二原中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為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

為順矣

內叶訥
便去聲

註張此言癰發於外而大者有逆順死生之分焉夫皮膚肌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癰發於皮肉筋骨之間其氣發行者為順若反逆於內則逆傷其藏矣如白眼青黑眼小肺肝腎三藏之氣傷也內藥而嘔胃氣敗也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腹脹渴甚脾氣絕也太陽為諸陽主氣肩項中不便陽氣傷也左心主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音嘶色脫心藏傷也此五逆者死除此五者為順矣

天而月
一月

喰叶孫

經脈有
絡脈孫
有絡脈
孫脈當
與經刺

經此言癰疽之難全者惟陰其病勢之五逆而五順可推矣人之目雖為肝之外候然又分屬于五藏其白眼屬肺今反青是肝邪侮所不勝當為肺氣衰也黑眼者即眼之睛也屬于肝今反赤乃肝氣衰也▲後世眼科以兩青屬心白眼屬肺眼珠屬肝上下泡屬脾腫子屬腎為五輪▼非一逆而何納藥而也乃脾氣衰也非二逆而何腹痛者邪盛渴甚者火盛非三逆而何肩屬手之三陽項屬手足太陽反督脈經今有項不便是陽盛陰虛也非四逆而何音嘶者脾衰也色脫者五藏衰也非五逆而何若除此五者則為順矣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洩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

張此言血氣之逆于經脈者不過半月而死也夫血氣留滯而成癰腫者積微之所生其所由來者漸矣若失其旋轉之機又不待成癰而有逆死之害諸病者謂凡病多生于榮衛血氣之不調非獨癰腫也如腹脹身熱脈大者逆傷於脾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者逆傷于腎也肝主藏血衄而不止逆傷肝也肺朝百脈輸精于皮毛故洩血形脫其脈小勁逆傷肺也夫心主血脈肺者心之蓋故心脫身熱脈小以疾逆傷心也夫血脈者五藏之所生也血氣逆則失其旋轉之機而反傷其藏真矣經脈應地之經脈水以應月不過十五日而死者隨月之盈虛而死不能終周天之數矣○王子方曰堪輿家鑿井度取泉以

其腹大脹四末清形脫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洩血形肉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過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

張此言氣血之逆於氣分者不過一周時而死矣夫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胃府而注于藏府之大絡從大絡而出于孫絡從孫絡而外滲于皮膚如腹大脹四肢清形脫泄甚逆于胃之大絡不得出于皮膚而充于四體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逆于腎絡也欬洩血形肉脫脈搏逆于肺絡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逆于心絡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逆于肝脾之絡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五藏之大絡海之所以行雲氣于天下之道路也水天之氣上下相通一晝一夜繞地環轉一周如逆而不行則開關已息是以不過一周而死矣夫人皮以應天皮膚之氣血逆而不行不過一周而死工不察此天道

如逆傷其氣。通則死於家中。速則死於堂上矣。○任谷菴曰。以上論人之氣血。參合天地之通運。行無息者也。少有留滯。或漸積而成癰腫。或一息不續。即為霄壤之判。

此言諸病皆有逆順有五逆之半月而死者有五逆之一時而死者醫工不可以逆治之也。腹滿身熱。而其脈亦大。是邪正盛也。非一逆而何。腹鳴而滿。四支清冷。後又下泄。陰證也。而其脈又大。是陰證得陽脈也。非二逆而何。衄血不止。陰證也。而其脈又大。亦陰證得陽脈也。非三逆而何。在上為咳。在下為血。又且脫形。正氣已衰也。而其脈之小者。帶動是邪猶未衰。非四逆而何。其聲微。其形脫。其身熱。正衰火盛也。而脈之小者。帶疾是邪亦未衰。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半月而死者也。○又有腹大而脹。四肢則冷。而其形既脫。其泄又甚。非一逆而何。腹脹于中。便血于下。乃陰證也。而其脈又大。且時絕。是大為陽脈。絕為死形。非二逆而何。在上為放。在下為血。其形已脫。火盛水虧也。而脈又搏擊。非三逆而何。嘔血而胸滿。引背脈固宜小。而小中帶疾。虛而火盛也。非四逆而何。上為放。中為腹脹。下為飢泄。病已虛也。而其脈則絕。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不及一時而死者也。夫曰一時者。一。時者一。周時也。乃一日之意。▼五逆不可刺而刺之。是謂逆治之耳。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為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殄。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大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以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闕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闕門同

此言胃府所生之氣血如雲氣之布散於天下者。從藏府之經隧布于四末。充于皮膚。分肉之間。不入於經。輸者也。雖大也。言鍼道之大。配乎天地也。上數天文。應天之數也。下度地紀。應地之經也。內別五藏。應五運之五中也。外次六府。應六氣之在外也。經脈二十八會。脈度之十六丈二尺也。此言小鍼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順逆。出入之會。可傳於後世。無有終時者。若不察。

12

五禁第六十一

註內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等法然以五禁為首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瀉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瀉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張余伯榮曰此取上章復論刺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以為刺禁令民勿犯者也五過者五藏外合之皮脈肉筋骨有邪正虛實宜平調之如補瀉過度是謂五過九宜者九鍼之論各有所宜神而明之是為九宜

馬此言刺家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之分也

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滕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通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肱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

張余氏曰天之十干始于甲乙終于壬癸故甲乙以應頭壬癸以應足丙丁應身半以上庚辛應身半以下配天之四時也戊己屬土故乘于四季夫甲為陽木乙為陰木自乘者陰陽自合非化氣也發滕振埃者所以通氣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通氣者通五運之化氣此天干自乘故為取氣之禁

馬此詳言五禁之寔也天干應于人身頭為甲乙肩喉為丙丁戊己為手足四支合辰戌丑未之四季庚辛應股肱壬癸應足脛故凡天干自乘之日皆無刺之發滕振埃俱刺法名目見本經刺節真邪篇

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是五奪也此皆不可瀉

發滕振埃去爪論神氣之所出鍼取神氣謂無犯鬼神

者看同

註余氏曰形肉血氣已虛脫者雖有實邪皆不可瀉

註此詳言五奪之實也瀉者鍼之瀉去也然用藥亦猶是也

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脉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腠肉破身熱脉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註余氏曰熱病脈靜者陽病見陰脈也汗已出脈盛躁者陽熱之邪不從汗解陰液去而邪反盛也病泄者脈宜沉弱反洪大者陰泄于上陽盛于上陰陽上下之相離也若痺不移腠肉破身熱者濕邪傷於外淫于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脫肉夫心主血而血脈榮于色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重者形氣消于外血液脫于內血氣外內之離脫也寒熱奪形脈堅搏者寒熱之邪盛而正氣傷也此為五逆皆不可刺也

註此詳言五逆之實也凡熱病者脈宜洪今反靜是邪盛正衰也汗已出脈宜靜今反盛躁是邪氣猶盛也是一逆也凡病泄者脈宜靜今反洪大是邪氣猶盛也是二逆也著痺不移轉移其腠肉已破其身熱脉宜洪盛今已偏絕蓋偏則一手全無絕則二手全無也是三逆也人有好淫而形肉已奪其身發其色天然而白又乃去後復有衄血其血之凝黑者且多而篤重是四逆也人有久發寒熱而形體已奪脉較則邪散今堅而且搏是謂五逆也

動輸第六十二

註內論手太陰足少陰足陽明之俞穴獨動不俱故名篇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於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

以與已同
藏府通

張此章論榮衛宗氣循度行于經脈之問交和俞應者也帝問手足少陰陽明之經而出于腹氣脛氣之街以明血氣之行于經脈皮膚之間交和俞應者也帝問手足少陰陽明之經而出于腹氣脛氣之街以明血

淵經渠足陽明之所生也清氣上注于肺者榮氣宗氣也肺氣從太陰而行之者脉氣隨三陰三陽之氣

而行之過于寸口也。息者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日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四十丈，爲一周也。帝問氣之過于寸口，上十馬息者，乃榮氣衛氣宗氣盡走于息道，而變見于寸口也。下八馬伏者，謂流溢於

中之榮血下伏於胞中故如水之下岸也按本經榮氣篇曰榮氣之道內穀為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夫帝言下伏之榮血有八是精專而行于經隧

形之榮血分行于外內亦相為勻等者也夫衝脉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

膚上行至胸中而充膚熱于臍左之動脈而出于腹中之血半隨衝脈而行于大絡循陰股而下出于皮
 足陽明之脈與衝脈于臍左右之動脈而出于腹中之血半隨衝脈而行于大絡循陰股而下出于皮

氣之街夫精專者二分行于經隨脈者二分出于氣街是經脈外內之氣血相為勾等矣皮膚之氣從指井而溜注于榮俞脈中之血氣從本標而外出于膚最從道往遠莫如其極矣伯言氣之離臟卒

然如弓弩之發者謂五臟之氣至于手太陰而變見于寸口者應手而動若弓弩之發弦上于魚際則動氣衰而無動脈矣其餘氣衰散以逆上者謂餘氣分散而上注于手陽明太陽之經故其脈上魚而其行

走頭頭走足而走是腹常營無已終而復始環轉之無端也

此因帝問肺經之脈獨動不休即肺之先以淵言之也手足經脈共有十二不休也他經之脈行之其

肺脈也。有所為五臟六府之海。受水穀之氣。以生精微之氣。其積于上焦者。名曰宗氣。又名大氣。其由

焦而焦而生者名曰衡氣所謂濁者為衡是也故下節名曰悍氣此清氣隨宗氣以行于經脈之中始從中焦

陽經足太陽膀胱經少陰經手少陽經手少陰經足少陽經足少陰經手太陰經

乃以四動聞以太息脈乃五動呼吸不一已哉動終不止良由寸口者即手太陰經之大淵穴再重一經脈必會

分伯不知其何道而來何道而還固有抵極帝之所以復問也▲大義見本經經脈篇本帝所言而此又

十二藏
肝之本
出千
氣之街
頭氣胸

問者豈明而欲復明耶抑亦此問在經脈篇前耶伯言脈氣之離于各藏也如矢之離于弓弩如水之下于岸矣發則往水下則流及其會于寸口上于魚際則會于肺經矣又從肺經而行之一晝一夜共五十度但其上魚之際十馬在息下魚之後行其甚微惟肺則為百脈所朝而獨動不休者非他經之所可同也逆而上之千魚是以各經上魚之後行之甚微惟肺則為百脈所朝而獨動不休者非他經之所可同也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頤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

痛此必有定所疑是顛
顛通用當讀顛為顛

玉篇海篇音埃皆釋云饑黃起行

今日出顛及本經癲狂等篇皆有顛

此言陽明之氣盛而獨動不休者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又曰兩火合并故為陽明是陽明主燥金之氣而又有悍熱之火氣也胃氣上注于肺者胃府所生之榮氣宗氣上注于肺而行于經絡之外內以應呼吸而下其悍熱之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顛下客主人循牙車此陽明之火氣上走空竅行于皮膚之氣分而上下合于陽明之脈中并下人迎此胃府所生之悍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蓋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謂在上之人迎在下之衝陽其動之相應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蓋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謂在上之人迎在下之俱靜動則俱動若引繩相傾者不相應者則為病矣按上章曰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腰氣有街氣在腹者止於背膈與衝脈于膈之左右動脈問夫足陽明之脈其支者下人迎入缺盆從缺盆下乳內廉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下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于下髀關循股外廉至足附上夫胃之悍氣合陽明之脈而下人迎挾臍入氣街中則與衝脈相合而出于腹氣之街矣其下行而出于足跗者動于衛陽而上與人迎之相應也

陽而上與人迎之相應也

此言胃脈動之不休也三焦之氣皆從胃氣而生榮氣隨宗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其悍氣者衛氣也衛氣受氣于上焦為純陽之氣慄悍滑利天明目張則上衝于頭循內咽喉上走空竅循于眼系以出于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歷橫竹曲差五處承光通天絡卻等穴入絡于腦復出于顛下足少陽膽經之客主人一名上關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室張口取之乃得循胃經之牙車一名機關一名曲

牙耳下曲頰端耳前陷中開口有室今牙車當是頰車合于陽明之經隨并下胃經之人迎一名五會頰大脈動應手夾結喉兩旁一寸半仰而取之以候五藏氣此雖衛氣所生寔內之胃氣出而別走于陽明之經隨者也故其書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陰陽升降其動也若一故人有陽病脈宜洪大其胃脈反小者為逆以陽病宜見陽脈也人有陰病脈宜沉細其胃脈反大者為逆以陰病宜見陰脈也故

胃脈反小者為逆以陽病宜見陽脈也人有陰病脈宜沉細其胃脈反大者為逆以陰病宜見陰脈也故

陽病而俱靜陰病而俱動若引繩以相傾者必病此胃脈所以動之不休而亦可以驗諸病也以衛氣之行即胃氣以為之主耳

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衛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臍中循脛股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

張此言流溢于中之血氣一從衛脈與足少陰之大絡而下出于足脛之氣街循陰股內廉者血氣出于皮膚仍循少陰之經而行也斜入臍中者與太陽之承山踝上以下也其別者乃少陰之支絡別走于

蹠踵上入大指之間而散于十指之絡是以陽明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蓋陰陽二氣本于先天之水火藏于腎藏出于下而升于上也夫衛氣者陽明所生之氣也上節論衛氣之別走陽明

合于人迎是從膺胸膈腹而下至于跗上經氣之街蓋手足十二經之本標止出于頭氣之街胸氣之街榮衛氣之街矣此節論衛脈與少陰出于跗上經氣之街蓋手足十二經之本標止出于頭氣之街胸氣之街

衛之行從少陰而入從標而出十二經脈本標之內故必提出陽明少陰之動輸焉

馬此言腎脈動之不休也脈有奇經者八其衛脈者為十二經之海與足少陰腎經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足陽明胃經之氣街即氣街歸永下二寸夾臍相去四寸鼠鼯上一寸鈎脈應手宛宛中復循

陰股內廉斜入膝後曲處之臍中循脛骨內廉並本經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經復溜水泉照海大鍾等穴入于足下之湧泉其別支者方其斜入內踝之時出而属于足面之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

足脛此腎脈之所以常動不休也由此觀之則肺脈之動不休者以榮氣隨宗氣而行諸經其諸經之脈朝于肺也胃脈動之不休者以衛氣出于胃而行之不已也腎脈動之不休者以衛脈與腎脈並行而行

之不已也此其所以異于諸經也歟

黃帝曰榮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

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此之謂也

張此申明經脈之血氣從四街而出行于脈外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四末而入行于脈中上下相貫環轉之無端也四末者四肢之秒末手足之指井也其脈者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輸陰陽之道者血氣從